



## 今日速报

**湖北大学附中食堂频发食品安全问题，饭菜中存在保鲜膜、手套甚至钉子等，学生进行投诉却遭到学校威胁施压，在网上发帖求助也被删帖。**



## 导师语录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毛泽东《实践论》

## 时评精选

### 批判与崩溃——对芥川龙之介小说《河童》的评析

《河童》作为芥川龙之介的遗世之作，是其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社会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大正时代日本的部分形貌。

小说开头就提到这是某家精神病院第 23 号病患所诉说的故事，实际上这是由于 23 这个数字对于芥川龙之介来讲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缘故。芥川龙之介于 23 岁那年初恋破灭，产生厌世情绪，并且发表了《罗生门》一文，最终在 12 月参加了位于早稻田南町漱石山房的“星期四聚会”，后入漱石门下。在小说《竹林中》强盗号称自己与武士大战 23 回合才将其击败，也是这一 23 的特殊意义。而且在《河童》一文发表的同年，芥川龙之介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因此，这个 23 号精神病患，恐怕是芥川龙之介自身的投影。

芥川龙之介竭力在小说中将河童的社会习俗描绘成为与人类相反的，比如人类穿衣河童裸身，人类谈论正义人道之类的问题时会严肃起来而河童会感到滑稽，河童的恋爱中主要是由雌河童来追赶雄河童等等。这实际上是其对

于人类社会的讽刺。

芥川龙之介描写主角在倾听演唱会时，突然有警察禁止演奏，由这种对于艺术的横暴干涉引发引申到了审查机制上。河童在准备开始大谈审查机制时被飞来的物件砸晕，这又何尝不是审查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毫无疑问，芥川龙之介在面对二十年代的旧日本实行的审查制度也是满腹抱怨，因此在小说中大力批判。

芥川龙之介将河童国的出版业描绘的极为发达，却在随后揭露谜底说这种书籍是纸张、墨水与驴脑髓混合的产物。由此，芥川龙之介讽刺二十年代日本的文化产业全是一堆没有内涵的作品，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主导出版业的必然。资本主义竭力将人民大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经典挪开，反而借助出版业灌输了了消费主义以及其他消解被统治阶级斗争性的意识形态，最终发达的印刷业却印刷了一堆厕纸。

芥川龙之介对于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也有深刻的描绘，小说中主角一行人正聊天时，隔壁

(下接第二版)

房屋突然发生了火灾。与主角交谈的资本家虽然一时间大惊失色，不过随后告诉了主角隔壁房屋的产权属于他，而他同时还购买了火灾保险金的事实。很明显，在逐利这件事上，资产阶级什么都可以拿来挣钱。

芥川龙之介随后还描写了河童国的新当政的政党由一位著名政治家所掌控，而这位政治家却又因为需要舆论工具而受到报纸社长的控制，这家报纸表面上站在劳工一方，实际上确是在大资产阶级手里。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二十年代日本财阀政治的描写，在二十年代的间战期日本好像社会民主化程度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大正民主。而财阀势力为了夺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利用无产阶级向主导日本政治的军阀以及其他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然而这种进攻绝不是说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对抗当政的封建残余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各个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实际上千丝万缕，最终财阀抛弃了无产阶级与其他剥削阶级一同捍卫着统治。

芥川龙之介还消解了教会的神圣性，主角一行人拜访了“生活教”的神庙，长老冠冕堂皇地向他们介绍了这种宗教的教义与其神圣性。然而作为宗教代表的长老随后却被妻子逮住偷钱喝酒，这种宗教所代表的清心节欲的神圣性自然也是被打落一地。在这里，芥川龙之介并没有对宗教本身作出评价，而是指出了教会往往藏污纳垢的事实。

芥川龙之介还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小说中的河童国，因为一件杀夫骗保案，最终却误杀了来访的水獭客人，由此引发了一场两国之间的大战，号称有 36 万只河童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而资产阶级河童面对如此国难当头，居然不挺身而出为国家奉献力量，反而将河童勉强可以食用的煤渣运到前线充作粮食牟利。

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日本发动帝国主义争霸的讽刺，战争的借口一个比一个拙劣，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沦为了炮灰，而资产阶级财阀却大发战争财。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毫无疑问对于无产阶级来讲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

## 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链接: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日报现公开接受投稿与订阅:

为方便读者订阅与投稿，现统一采用邮箱进行订阅和投稿。

投稿订阅邮箱: [liaoyuandaily@outlook.com](mailto:liaoyuandaily@outlook.com)

如您有订投稿、需求或对我们的建议，欢迎通过上述邮箱与我们联系

芥川龙之介还描写了河童国的一种奇特现象，即工人被解雇后会被屠宰，肉类会在市场上销售。当主角对此表现出明显的惊疑时，其他河童告诉他这甚至推出了一部《职工屠杀法》，并且指出在当时的日本底层人民的女儿卖春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二十年代日本社会黑暗的批判，日本在大正时期虽然常常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展露了部分帝国主义獠牙，但是这种赫赫武功实际上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泪上的。在旧日本时期，农村家庭除长子外的次子在城市做工最后过劳死，以及农村家庭女儿的被迫卖淫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电影《二二六》中也有这种表现。

当然，笔者并不想就二二六事件的发生以及其背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做过多评判，这里延伸下去未免有跑题的嫌疑。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造成二十年代日本底层人民苦难的绝不是同时期的中国人民，而是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造成了工业化初期日本劳动人民的苦难，而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劳动人民绝不会有任何好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指出了这点:

“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的？一百万工人从日本来屠杀、残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什么日本工人要攻击他的中国工人兄弟、迫使他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呢？中国人的死对日本工人有好处吗？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那么，上帝呀，谁将获利呢？谁又应该对派日本工人来中国执行这种杀戮使命负责呢？谁将从中牟利？怎么可能劝说日本工人来攻击中国工人——他们贫苦生活中的兄弟，痛苦中的同伴啊？”——《创伤》白求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日本社会的一点样貌，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争霸给日本的劳动人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芥川龙之介敏锐地发现了这些社会黑暗，并对此开展了无情的抨击，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些资本主义的黑暗中确定社会主义才是方向。而是产生了厌世情节，最终与他其他生活上的挫折一起折磨着他敏感的神经，造成了自杀的结局。

telegram 群组二维码





## 论无产阶级大民主（七）

阳和平

## 3. 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在公有制下制约当权派的作用

（公有制即人们常说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严格。它既可以是毛泽东时代所讲的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来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把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严格的讲，私有制的对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再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原则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也是一种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压迫、剥削的旧制度，要解放全人类以至最后解放自己，说到底，最终依靠的还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

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不是群众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统治阶级不允许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文革的经验证明，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着本能的、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要求和行为。文革初期那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一群群的志同道合的群众自发组织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自我组织的能力。

这种群众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群众组织不同。它既不是像工会那样的组织，也不是现在时髦的所谓非官方组织。这是因为工会那样的组织在原则上是代表一个单位里面的全体职工的，因此必须是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相反的，民间的所谓非官方组织一般

的是脱离基层的，漂浮在社会上的，或依靠基金会扶持的组织，因而并不是一个单位里群众自己的组织。因此，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公有制下特有的组织，是私有制下除了经过工人斗争取得的工会（在如德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在二战后允许工会派代表坐镇董事会上的几个席位。虽然这是资本对劳工势力的一种妥协，但目的最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企业里工人的局部利益，最多不过是对私有制的一个限制。它不会在根本上危害私有制）以外很难允许存在的组织。

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存在是不需要地方党组织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又是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独立的组织。

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群众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它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内部意见不一致，矛盾解决不了，他们随时可以分裂为多个不同的组织。因此，他们的基本组织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这样，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会出现，他们都会或多或少的从自己的眼前或局部利益出发，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很激烈的。

群众中的派性也会反映到执政党内。同时，党内的派性斗争也会反映到群众中去。正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允许派别的公开化才需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作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党的团结一致，又保证了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很多党内各级的领导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很难接受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允许有相对独

（下接第四版）

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把党的组织本来是为了组织人民、领导人民闹革命而成立的组织，变成了取代群众独立组织起来的组织。说起来也怪：革命前，先是没有群众组织，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革命后，很多共产党

## 刨根问底

## 奉献精神要讲阶级性

马列毛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坚持用阶级的视角看问题。这也是马列毛主义区别于其它思想（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等）的地方。

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奉献精神”，就是需要用阶级分析法进行分析的典型案例。每个阶级都有每个阶级的“榜样”，而剥削阶级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榜样”打造成属于全民、全阶级的“偶像”。究其本质，还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祟，他们用“民族共同体”掩盖阶级斗争的存在，企图拿民族主义当“粘合剂”强行修补矛盾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企图用民族主义这杆“臭旗”来对外转移矛盾，欺骗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对外扩张与争霸的炮灰。一战中的第二国际叛徒们、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无不是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当幌子，诱骗各国的工人阶级为“祖国”和“民族”的“神圣事业”自相残杀，而资产阶级老爷们则躲在“祖国”这个幌子的背后，安全地大吃人血馒头，享受着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给他们换来的金钱和名利。而为了更好地煽动工人阶级去为资产阶级卖命，资产阶级必然会穷尽一切手段，其中树立全民族、超阶级的“榜样”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把历史上那些“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美化为“民族英雄”，号召大家去学习他们“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这不就是要让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放下成见”，“以民族利益为重”，信奉、拥戴那些压迫他们的剥削阶级吗？

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族英雄”及其事迹，从秦朝抵御匈奴的万里长城，到汉代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也被称为“千古一帝”，成为了民族英雄。然而，很多人不

的干部又是不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文革的经验证实了对群众组织起来的态度就是分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未完待续）

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扩军备战迎击匈奴而穷兵黩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解决了匈奴长期劫掠边疆人民的问题，但是也劳民伤财、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例如诸葛亮五次北伐，志在“克复中原”，虽然他鞠躬尽瘁的精神很感人，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三国时期封建军阀割据交战的事实。不管三国之中的哪一方获胜，终归是剥削阶级获胜，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并没有被改变！

所以说，“民族英雄”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群众，他们也能是反动的剥削阶级，击退其他民族的入侵，只是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而已。人民摆脱了其他民族的剥削阶级的压迫，但是仍然遭受着本民族剥削阶级的压迫，即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不一定能实现人民解放——反动的剥削阶级不打倒，劳动人民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们永远无法跳出剥削社会的“历史周期律”！

剥削阶级有剥削阶级的榜样，人民群众有人民群众的榜样。鞠躬尽瘁的对象也是有阶级之分的！为反动的剥削阶级奉献，终归只会成为剥削社会和旧制度的卫道士。因此在当代，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发扬的是无产阶级的奉献精神，我们需要的是像雷锋、王进喜、陈永贵……还有千千万万“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劳动模范，激励着我们工人阶级共同协作、辛勤奉献，努力建设好自己的祖国，亲眼看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看着自己的生活越变越好，这才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应该发扬的奉献精神！让我们一起对资产阶级那套“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族的利益”的虚伪话术说不！